

李小林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 : 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二卷 顺治朝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全书纪事上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

延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李小林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二卷

顺治朝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全书纪事上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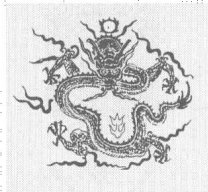
清史纪事本末(顺治朝)



顺治帝嗣位	239
李自成进京	242
吴三桂降清	248
清兵入关	252
迁都北京	257
李自成之死	261
大西政权始末	267
弘光政权始末	274
史可法抗清	281
江阴抗清	287
鲁王政权始末	290
隆武政权始末	298
绍武政权始末	302
永历政权始末	304
大顺余部	320
大西余部	326
西山十三家	341
郑成功抗清与收复台湾	349

顺治朝

清史纪事本末(顺治朝)



民间抗清	367
任用降官	377
进军江南	385
降将复叛	392
统一西南	400
三藩之设	412
明朝宗室	422
真假太子	427
多尔袞秉政	429
顺治帝亲政	449
臣民崇化	451

丁酉科场案

官制沿革

整饬吏治

顺治朝

2

501

506

526

顺治帝嗣位

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八月

初九日,太宗皇帝皇太极突然病逝。初十日,梓宫置于崇政殿。规定是日王公大臣俱持斋戒;诸王、贝勒、大小群臣朝夕哭灵三日;十三日之内举国禁止屠宰。时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愿以身殉。敦达里,满洲人,幼年侍奉皇太极,后分隶和硕肃亲王豪格。安达里,叶赫人,自归附后得到皇太极恩养。二人为报恩而身殉,临殉前,谓诸王、贝勒等曰:“若先帝在天之灵,问及后事,将何以回答?”诸王、贝勒对曰:“先帝肇兴鸿业,我等翊戴冲主,嗣位承基,务当实心辅理。倘能得到先帝在天之灵垂鉴呵护,正是我等之心愿。”然此时,并未立刻决定“翊戴冲主”,因为皇太极生前没有确定继承人,且这时清朝在皇位继承上也没有一套明确而完善的制度。只是努尔哈赤曾于天命七年三月作过告诫:继父为国主者要八王(即八和硕贝勒)共议,从八王中选择“贤者”,共治国政。此时握有军权、爵位在郡王以上者共有七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郡王阿达礼。时年六十一岁的礼亲王代善(1583—1648),努尔哈赤第三子,初号贝勒,掌正红旗,虽战功赫赫,德高望重,资格最老,而其宽柔的性格使他从无取位之心。时年四十五岁的郑亲王济尔哈朗(1589—1655),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第六子,幼育于太祖,封和硕贝勒,掌镶蓝旗,虽然资历很深,但因其宗支有别,亦无取位之心。时年三十四岁的肃亲王豪格(1609—1648),皇太极长子,初从征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有功,授贝勒。后在征讨蒙古、明朝的战争中,屡建功勋,被晋封为和硕贝勒。是皇太极诸子中无可匹敌的出类拔萃者,而且又拥有正蓝、两黄三大旗势力,是一位颇具实力的皇位竞争者。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1612—1650),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随皇太极讨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于敖穆楞,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三年,又随皇太极自龙井关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趋通州,薄明都,败明将袁崇焕、祖大寿援兵于广渠门外,又歼灭山海关援兵于蓟州。天聪五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其掌管吏部。天聪九年,他又兵不血刃地招降了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并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崇德元年,进封睿亲王。以后随皇太极征战朝鲜、明朝中,屡立军功。因此在诸王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并拥有正白一旗,也是一位实力雄厚的皇位竞争者。武英郡王阿济格(1605—1651),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豫郡



239

第一卷 (顺治朝)

清史纪事本末



王多铎(1614—1649),努尔哈赤第十五子。郡王阿达礼,代善第三子萨哈璘之长子。他们中也有人争皇位之心,但论其实力、军功、威望均远不如前四人,相比之下就显得无足轻重。当皇太极一死,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会于肃亲王豪格家中,“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随后,肃亲王豪格派大臣何洛会和杨善向郑亲王济尔哈朗表明此意,郑亲王济尔哈朗表示:“我意亦如此,但尚需与多尔袞商议。”十三日,睿亲王多尔袞到三官庙,召大臣索尼议立嗣君,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次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召开立嗣君会议。是日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索尼及巴图鲁鳌拜首先提出立皇子,睿亲王多尔袞遂令大臣们暂退,只留下诸王会议。会上礼亲王代善以为豪格是先帝之长子,“当承大统”,郑亲王济尔哈朗亦随声附和,然肃亲王豪格却以“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接着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的坚决反对下,结果以肃亲王豪格“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乘势力劝“睿亲王即帝位”,而多尔袞“犹豫未允”。豫郡王多铎迫不及待地说:“若不允,当立我,“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代善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又经过一番争论,意见仍不统一,但此时,两黄旗大臣们已经按捺不住,“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礼亲王代善见势不妙,找借口退出了会场,武英郡王阿济格也随之离席而去。面对这一触即发的形势,多尔袞不得不随机应变,对两黄旗大臣说:“汝等之言是矣。虎口(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应为第九,即福临)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同心翊戴”“大行皇帝第九子”嗣皇帝位。随即诸王立誓昭告天地,曰:“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袞、豪格、阿济格、多铎、阿达礼、阿巴泰、罗洛浑、尼堪、博洛、硕托、艾度礼、满达海、吞齐、费扬古、博和托、吞齐喀、和托等不幸值先帝升遐,国不可无主,公议奉先帝子纘承大位,嗣后有不遵先帝定制,弗殫忠诚,藐视皇上幼冲,明知欺君怀奸之人,互徇情面,不行举发,及修旧怨,倾害无辜,兄弟谗构,私结党羽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诸臣誓词曰:“阿山、叶臣、英俄尔岱、杜雷、何洛会、准塔、恩格图、巴特玛、马喇希、俄莫克图、伊拜、阿尔津、阿济格尼堪、敦拜、车尔布、哈宁噶、德尔得赫、石廷柱、巴颜、李国翰、佟图赖、吴守进、金砺、吴达海、拜席特库、星纳、硕詹、觉善、雍舜、俄罗塞臣、巴哈纳、巴都理、蓝拜、明安达礼、库尔禅、谭拜、拖克拖会、济席哈、雅布海、布达席理、康喀赖、纳木、额参、喇玛、



图瞻、屯泰、裴国珍、金维城、何济吉尔、王国光、郭朝宗、郎绍贞、孟乔芳、祖泽远、崔明新、张存仁、曹光弼、郎球、韩岱、尼堪、僧格、吴拜、雅赖来、穆布、俄齐尔、喀查海、钮黑、布颜、布善、萨苏喀、杨善、索浑、达尔岱、敦兑、范文程、刚林、额色黑、詹霸、吴达礼、布丹、渥赫、帕帕、额木图，谨誓告于天地：我等如谓皇上幼冲，不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而谄事本主，豫谋悖乱，仇陷无辜，见贤而蔽抑，见恶而徇隐，私结党羽，构启谗言，有一于此，天地谴之，即加显戮。”诸王贝勒公议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袞辅理国政，誓告天地，词曰：“今公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袞辅理国政，我等如有应得罪过，不自承受，及从公审断，又不折服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袞誓告天地，词曰：“兹以皇上幼冲，众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袞辅政，我等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以劝诱睿亲王应自立为君，被礼亲王、睿亲王揭发于众而处死。二十二日，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二百零七人又盟誓曰：“我等若以主上幼冲，不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而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逆，潜受贿遗，及与人朋比，仇陷无辜，媚嫉构谗，蔽抑人善，徇隐人恶者，天地谴之，即加显戮。”二十六日，举行登基大典，八旗王公大臣和外藩蒙古王公齐集笃恭殿前，乳媪侍奉福临出宫，乘辇出东掖门，升殿就座，颁即位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随后郑亲王、睿亲王率诸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从此，福临正式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三位皇帝。

评论：当皇太极去世之时，清朝的皇位继承人需由满族贵族商议确定。而这时满族贵族分为两派：一派为两黄旗大臣，他们是皇太极生前依靠的一部分基本力量，主张拥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派包括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等，他们主张拥立睿亲王多尔袞。两派为达到目的，都在紧张活动，密谋策划，关系紧张。这一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导致新兴的清朝政权的分裂和混乱。面对这种形势，多尔袞决定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而自己以辅政身分实际掌握朝政，这便使两派的利益都得到照顾，从而消除了相互紧张对立的局面，保证了清朝政权的统一和稳定。这无疑对于新兴的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的进一步发展，对其在当时国内三大政治势力（清政权、明政权、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角逐中打败对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拥立福临的活动，是多尔袞在政治上颇具眼光的一个重要表现。

李自成进京

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正月

初一日,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李自成,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少时习文能诗,有勇力,善骑射。成年,曾为驿卒,充里役。崇祯三年(1630)因岁饥聚众起义,不久投农民军不沾泥部,又投农民军闯王高迎祥,成为高部下的闯将。九年,高迎祥死,被推为闯王。十三年冬,率军自商雒出河南。次年正月,破河南府,纵横中原,远近归附。十五、十六年,连克湖广襄阳、承天、常德等府州县。十六年五月,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设权将军、制将军等,分统部众,中央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等官;地方设防御史、府尹、县令,政权机构初具。十月,攻克西安。十二月,先后攻克甘州、肃州、西宁等地,西北地区俱下。至是,遂建立大顺政权。是日,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造甲申历,铸永昌钱。拜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以宋企郊为吏政尚书,陆之祺为户政尚书,巩焞为礼政尚书,张麟然为兵政尚书。置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寺、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机构。封权将军、制将军为侯者九人:有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鼎、锦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封果毅将军以下为伯、子、男。封伯者七十二人,有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等;封子者三十人,封男者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乱行列者斩之,马伤苗稼者斩之。”平物价,减赋税。开科取士,任宁绍先为考官,以“定鼎长安赋”为题,选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

大顺政权建立后,随即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军。本月初三日,一路由刘宗敏、李过率大军二万为前锋,北上讨明。李自成随后亲率大军自禹门渡黄河,并移书明朝兵部,相约决战。二十三日,到达平阳。稍事休整后,即向太原进发。

是月,明崇祯皇帝闻起义军直逼京师,束手无策,只好痛哭表示要亲自督师出征,与起义军决一死战。大学士李建泰,山西曲沃人,虑起义军进军山西,家贵将被祸,于是,请求代征。二十日,崇祯皇帝准其所请。二十六日,崇祯皇帝为李建泰的出征,举行遣将礼,设饯行宴于正阳门楼。宴毕,李建泰率军出发,抵涿州时,士卒逃亡者达三千。又南行至大名、邯郸一带,闻由刘芳亮率领的另一路大顺军正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的消息,心里十分恐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



242

第一卷 (顺治朝)

清史纪事本末



后被迫退居保定。

二月

是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军山西。初二日，下汾州。初三日，克怀庆。初八日，围攻太原城，明晋王朱求桂出银三千，“募死士杀贼”，但被山西提学黎志升从中克扣，用纪功纸票代替现银，使明军士气益挫。是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张雄开新南门投降，大顺军遂占太原。是时，李自成颁讨明檄书，略云：“尔明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龀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恫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诟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若崇祯帝能体天念祖，识时归顺，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随后，继续北进，至忻州，不战而下。围攻代州，明朝山西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交战数日后，周遇吉因食尽援绝，退守宁武关，大顺军跟踪而至，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城墙被大顺军用炮轰塌，周遇吉即组织部下重新修补。二十九日，明朝官军力尽，大顺军破关入城，擒杀周遇吉。

另一路大顺军于十四日由刘芳亮带领攻入潞安，时潞安的明官早已闻风而逃。刘芳亮在此设留守官后，分骑直趋怀庆、彰德。十六日，刘芳亮率军攻克怀庆府，明朝河内知县丁泰运被俘，拒降而被杀。卫辉府随即也落入大顺军之手。二十五日，刘芳亮率军至彰德。明赵王朱常渙被俘。同日，刘芳亮派人带着谕降牌，经由魏县，到大名府招降，行至大名府西段村铺，谕降牌被明朝分巡大名兵备副使朱廷焕砸碎。

是月十三日，崇祯皇帝下罪己诏。此后，又派太监十人，对诸边镇和近畿要害进行监视，其中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一作“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西协。对此，兵部尚书张缙彦曾予以反对，但崇祯皇帝仍坚持派出。为解决军饷无着的燃眉之急，崇祯皇帝下令百官、勋戚、太监捐助银两，规定以三万两银子为上等；又以衙门而论，每衙门定助银两若干；后改令按官吏的籍贯分省捐出，“浙江六千，山东四千，余各有差”。同时，面对行将灭亡的形势，廷臣中又出现了南迁之议，如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少詹事项煜，以及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等人。他们或主张崇祯皇帝本人南迁，或主张崇祯皇帝留守北京而由太子朱慈

娘先行。崇祯皇帝对南迁颇感兴趣，只是因他为人虚伪，极要面子，怕人议论，耻于自发，便多次寻找机会，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希望形成大臣们一致要求南迁的局面，但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出现，因此他便没能南逃。二十八日，崇祯皇帝又下“征天下兵勤王”之令。

是月，李自成分派官员到河南、山西各州县。士民苦于明朝的苛政，趁机驱逐明朝官员，焚香跪迎大顺军。李岩作童谣曰：“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明朝地方官也有载牛酒往迎者。

三月

初一日，大顺军抵大同城下，明朝大同总兵姜瓖开城迎降，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自杀。进城后六日，李自成将代王朱传济全家杀死。随后进军阳和，兵备道于重华郊迎十里，士民也携牛酒相迎。李自成又长驱直指宣府，时明总兵王承胤派人到大顺军内，递表投降，并接应大顺军的先遣部队千人潜入宣化。初六日，李自成所率大顺军至宣府城外，明朝监视太监杜勋郊迎三十里外，巡抚朱之冯登城拒降，企图抵抗，命士兵发炮，无一人应者。自起曳炮，但炮孔已被钉牢。城中人得知大顺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发帀赈贫，散粮苏困，且免徭赋，举城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朱之冯面对此景，无奈自杀。同时，由刘芳亮率领的另一路大顺军至大名，明朝兵备副使朱廷焕见势不妙，迎至十里之外。刘芳亮进城后，究问打谕降牌事，终将朱廷焕杀死。初八日，在原通州总兵张汝行的迎接下，刘芳亮经磁州至广平府。十一日，留下郭都尉、常掌旅镇守其地外，自带大部兵马北上，张汝行自请为北上先锋。十五日，李自成所率大顺军抵达居庸关，明朝总兵定西伯唐通、司礼太监杜之秩迎降，巡抚何谦逃走。十六日，进占昌平，焚明十三陵享殿，势逼京城。大顺军自西山至沙河，连营相接。明朝京师三大营数万溃败。大顺军前锋数万骑直抵平则门（今阜成门）。由刘芳亮率领的另一路大顺军经归德府，攻下南宫县，并约于李自成所率起义军进至北京城时，取道河间，向保定城进军。十七日，李自成率大顺军分兵东至高碑店，西近西直门。过午，大部队围城。战士衣黄甲，四面如黄云蔽野，用巨炮攻彰义（今广安门）、平则门。并派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入城内与明崇祯皇帝谈判。杜勋称大顺军人强马壮，锐不可当，要崇祯皇帝自以为计；申芝秀则要求崇祯皇帝让位。崇祯皇帝拒绝他们的要求，谈判破裂。十八日，大顺军架扶梯猛攻，平则、德胜二门遂破。明朝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降。大顺军大队入城，明朝军队如鸟兽散。崇祯皇帝闻外城破，徘徊殿庭，后闻大顺军进入内城，急召太子朱慈娘、定王朱慈炯和永王朱慈炤着蔽衣出宫，告之曰：“万一得全，来报



244

第二卷（顺治朝）

清史纪事本末



父母仇，勿忘我今日戒也。”逼皇后周氏自杀，又亲手以剑砍死女儿昭仁公主，砍伤女儿长平公主，在用剑砍长平公主时，喊着：“汝何故生我家！”然后自己易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持枪执斧出东华门。至齐化（今朝阳门）、崇文、正阳等门，守城门内监疑有变，以矢石相向，不得出，再走安定门，城坚不可启，乃返宫内。十九日，崇祯皇帝亲自撞钟召集百官，但无一至者，只好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万岁山（俗称煤山）。同日，京师居民具书“顺民”两字粘于门，并设香案粘黄纸条，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以迎接大顺军进城。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率牛金星、宋献策等由德胜门入城。大顺军入京师，兵政府榜示：“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取民财者，即磔之。”因此，民间安定如常。而大顺军将领们却多占据高门大宅。二十日，天津、涿州等近畿明朝官员纷纷投降。是日，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奉崇祯皇帝命入卫京师，行至丰润，得知京师已被大顺军攻下，遂退守山海关。李自成令其在北京的父亲吴襄写信招降之。二十一日，明成国公朱纯臣、原大学士陈演等率文武官员三千余人入贺，具表劝进，因承天门未启，皆露天坐候。午后，李自成出，南面坐，牛金星、刘宗敏等分左右坐，召见故明文武官员，拔四品以下者九十二名送吏政府分三等授官。此后，降官被授以京职者三百余人，派往外省任职者四百余人。同日，由刘芳亮率领的另一路大顺军进军保定城时，“络绎三百里，羽旗铁甲，闪烁夺目。尘岔纷起，昼为暝；马嘶人喊，海沸山摧。”城中百姓纷纷开门迎接，代崇祯皇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保定府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朱永康先后投降。二十二日，朱纯臣被斩，因李自成在文渊阁发现崇祯皇帝命其夹辅东宫的硃谕。同日，李自成命以帝礼葬祭崇祯皇帝朱由检。二十三日，大顺军逮捕故明勋戚、大臣、文武官员八百余人，关押在刘宗敏、李牟等人住处。二十四日，李自成进一步完善大顺政权机构，改内阁为天佑殿大学士，六部为六政府，翰林院为弘文院；改六科给事中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司为尚玺寺，通政司为知政使，主事为从事；废詹事府，并太常、鸿胪寺属礼政府；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统会，兵备道为防御使；府州县设尹牧令；改总兵为总权，五军府为五军部，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改印为符券契章四等；服领尚方，以云为级，一品至九品，云如其品；废舆乘马，限太监不得过千人。是日，处决明勋卫武职官五百余人。二十五日，礼政府尚书巩焞令群臣上表劝进。次日，刘宗敏率群臣劝进。同日，大顺军展开对明朝官绅用刑追赃活动。二十七日，定各官追赃数目。规定大学士交赃银十万两，部院官及锦衣帅七万两，科道官五万两、三万两，翰林万两，部署以下千两。如云不办，即严拷勒。为便于行刑，刘宗敏造夹棍五千副。凡到直隶、山东、河南等地任职的地方官，也均执行大顺政权向绅衿大户追赃助饷之政策，致使一些地方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

业。二十九日，原拟定于是日登极，因招降吴三桂失败而改日期。先是，吴三桂收到其父吴襄的来信，决定接受李自成的招降，率兵前来北京，然行至途中，得知其父吴襄在追赃助饷中，被索饷二十万和其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掠，冲冠一怒，誓与大顺军为敌，回师山海关，击败镇守关门的唐通。

四月

初一日，牛金星等人议登极礼，更定大顺汇典。陕西贡士杨声华、王琦上劝进表，授弘文院编修。因形势所迫，又改登极日期。初三日，顺天府尹王则尧以“天与之”和“若大旱之望云霓也”为题考试所属各县生员，中式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次日，牛金星同宋企郊以“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为题，考试举人，应试者达七八十人，大多顺天府籍，后实授举人五十人。宋企郊又令各省乡试候旨，初定于中秋举行。初六日，群臣再上劝进表，而登极日期再改。是日，李自成召见耆老数人于武英殿，询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召见时，李自成身穿天蓝箭衣，头戴大绒帽，与诸将无异。然有的大顺将领，各据府第，拥歌童舞女，饮宴作乐，渐无斗志。同时，又派制将军董学礼率兵南下，至宿迁，权将军郭升率兵赴山东。初十日，当吴三桂中途反悔回师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后，人心浮动，大顺军将领无一欲战者。李自成也谋划退归陕西，曰：“陕西是我的故乡，富贵必归故乡，即使是十个燕京也不能换一个西安！”至黄昏，李自成召刘宗敏、李过等人率军出征，然他们互相推诿，李自成无可奈何，决计亲征。十一日，李自成召工匠熔追赃得来金银器皿成大锭，征用骡马运往陕西。是日，又派使者携吴襄手书及金银，再次招抚吴三桂。十二日，命牛金星等人留守北京，并将原明大学士陈演等及勋戚大臣六十余人斩于西华门。十三日清晨，李自成、刘宗敏率大顺军约二十万从北京出发，又携明太子、永、定二王及吴襄等人一同前往。十五日，抵达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李自成派先头部队攻打山海关。又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从。十九日，李自成派兵三面包围山海关城，又以骑兵二万从山海关城西一片石北出口，东突外城，进抵关门，截断吴三桂向关外之通道。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大顺军对山海关东罗、西罗、北翼等城发起猛攻，吴三桂督兵顽抗。吴三桂抵挡不住大顺军的攻势。次日，两军继续交战，由于清兵突然出现，大顺军抵挡不住，纷然崩溃，刘宗敏负伤，损失重大。李自成只好撤退回京。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杀死吴襄全家，达三十四口。二十八日，由于大顺军新败，各地故明官吏纷纷反叛。本日，生员谢陞等起兵山东德州，杀大顺官员。二十九日，游击高桂起兵泰安州，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骐起兵直隶临清，“悉擒远近伪官”。同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尊七代祖妣俱帝后，由牛金



星代行郊天仪式。是日夜,李自成放火烧毁北京的宫殿。三十日黎明,亲率大顺军从北京撤退。

评论:李自成起义军之由陕西出发,到攻克北京城,推翻明朝中央政权,只用两个半月,其进军可谓神速。究其原因,除了明朝的腐败以及李自成用兵得法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支起义军有“均田免粮”的正确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对于深受三饷威胁的普通地主也有很大吸引力。为此起义军所到之处,受到广泛的欢迎。得民心者得天下,此诚普遍适用的规律。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后,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广行追赃助饷,这使投降过来的明朝旧官吏重生敌对之心;不少起义军将领在这时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忙于筹备登极大典,追逐享乐,忘记了关外尚有虎视眈眈的满洲贵族,对拥有重兵占据战略要地的吴三桂重视不足,未做充分的争取工作。如此等等,又使起义军在北京未能站稳脚跟,只过了一个半月就被迫退出;从而使其起义事业由胜利走向了失败。其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深刻之至。



吴三桂降清

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三月

初六日,李自成率大顺军攻陷山西全境,势逼京师。明崇祯皇帝晋封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升其父吴襄为中军府都督,提督京营。又采纳蓟辽总督王永吉的建议,尽撤关外守兵,令太监谢文举宣召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卫。

吴三桂,字长伯,祖籍扬州高邮。明崇祯初年,其父吴襄为锦州总兵,籍隶辽东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吴三桂以武举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继之又任游击、副将。后因在松山之战中败逃而被降三级,仍守宁远。宁远的战略地位在辽东仅次于锦州,是明朝扼守山海关的屏障。因此,清太宗皇太极十分注重对吴三桂的招降。如围困松、锦时,皇太极曾下令凡抗命者尽行诛戮,唯祖大寿等因系吴三桂之亲戚,姑且留之。当祖大寿投降后,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以后,又派祖大寿的亲眷前往宁远说降。崇德七年(1642)四月八日,皇太极以大清皇帝的名义书谕招降,曰:“过去祖大寿在锦州时,你朝皇帝总是怀疑他,而欲加以罪,然而最终不行,是因为其族党甚强,而且据锦州的缘故。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何况明朝农民军转盛,土宇凋残,顷刻灭亡之相,将军已目击之。时势如此,将军虽然英勇,但一人之力又能怎样呢?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马,迟我时日,那时即使归降也不足重用。”与此同时,皇太极又命其同僚、故旧、亲眷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陈邦先、姜新等人致书劝降。其中陈邦先曾劝道:“何不随机应变,保全富贵身家?自古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弃暗投明,逃满身之罪案;通权达变,免瓜葛之嫌疑。况我皇上仁圣天纵,有功者受大封于永远,抗守者必罚处不姑容。总爷少年悬印,聪明自然超群,宜勿持两可,拜下风速,则功赏出众,而宁城生灵顶恩于世世矣。岂有松、锦、杏、塔四城不存,而宁城尚得乐太平,仍图长久者!”姜新在劝降信中也说:“大军已丧矣,松锦已失矣,文官洪军门归顺矣,武官祖镇台等投降矣……宁前数城皆笼中鸟,釜底鱼,不过迟延旦夕耳。”但吴三桂不为所劝。十月,皇太极又派贝勒阿巴泰携祖大寿的亲笔信,再次招降,吴三桂“答书不从”。崇德八年正月,皇太极第三次颁敕招降,言“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何处还有援兵来解将军之厄运?不如乘此时急图归顺,建立功名。倘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堵截为我有,小小宁远岂能独立?等到弹尽粮绝临危待毙之际,将军将后悔莫及!”吴三桂仍然置之不理。皇太极死后不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率清



248

清史纪事本末

第二卷 (顺治朝)



兵接连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但至宁远时，却被吴三桂所败。

当吴三桂接到入卫京师之命后，率兵民五十万，撤离宁远，日行数十里，向北京开进。十六日，到达山海关。二十日，到丰润（一说玉田）时，闻京师已被李自成攻破，遂退守山海关。此时，李自成立即派人持其父吴襄的信招降吴三桂，并答应父子封侯，许以四万两银子犒劳军队。吴襄在信中说：“我为你计，及早归降，不失封侯之位，而且还可保全孝子之名。”吴三桂读后，召集将士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当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之若何？”又说：“闯贼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成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领听后，同声答道：“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于是，吴三桂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将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的代表唐通驻守，亲率将士，进京朝见李自成。一路上，吴三桂“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然而，行至玉田，得知其父吴襄在大顺军追赃助饷中惨遭刑逼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的消息后，遂勃然大怒，立即回师山海关，大败唐通守军。

四月

是月初，吴三桂重据山海关后，为加强守备力量，“陈兵演武场，请绅衿父老饷以牛酒”，又扩充兵马，“招集溃散，及唐通降兵约二万”，“新募兵数千，尤雄悍”。同时，移檄远近，约士民缟素复仇。并斩杀李自成使者李甲之首祭旗，割陈乙双耳纵归通报，扬言要李自成自送首来。又问策于军师方献廷，曰：“敌众我寡，计将安出？”方献廷曰：“李自成大军必来取关，孤军难胜，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于是，吴三桂听从其言，命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为使，携书前往清朝请援。十二日，李自成闻讯后，立即召集大顺军将领商议征讨之事。次日清晨，李自成亲自率领大顺军六万人马从北京出发。慑于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势，吴三桂又采纳了参将冯有威缓兵待援之计，派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六人前往李自成军诈降缓师。十五日，杨坤、郭云龙到达清军驻地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递上了吴三桂请兵救援的书信。信中写道：“我初蒙先帝提拔，肩负辽东总兵之重任。王爷的威望，我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不能越境交往，因此未敢联系，作为臣子之谊，谅王爷能理解。如今我们以宁远偏远孤立一方，命令我放弃宁远而镇守山海关，打算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不料流寇攻打北京，京城内人心不稳，奸党开门迎降，使先帝不幸身亡。今贼首僭称帝号，掳掠妇女财帛，罪大恶极，诚是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叛亲离，马上就会失败……各省宗室纷纷兴举义兵，山左江北，密如星布。我受国厚恩，不忍百姓